



XIEZUOZHUYE
CONGGSHU BIANWEIHUI ZHUBIAN
写作之夜 丛书编委会 主编

生命

民间记忆史铁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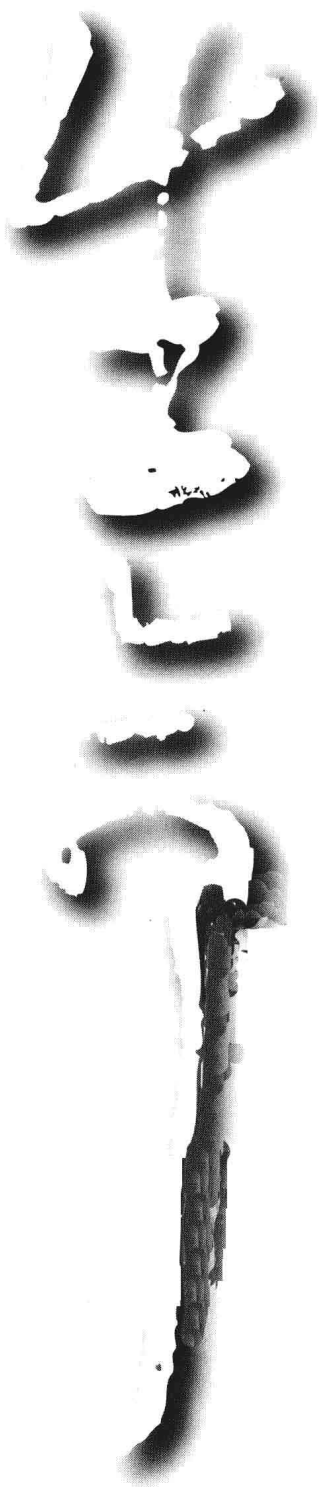
执行主编 岳建二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本书直抵中国作家史铁生 生命真况 青春传奇 凄美绝恋 独立人格
精神衍化 百难境遇 血肉体悟 命运极地 文学高度 哲思意趣 灵魂向度



民间记忆史铁生



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主编

执行主编 岳建一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目录

“写作之夜”丛书总序
走向高贵命运

“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

序言
回忆他 读他 认识他

邵燕祥

第一辑

想念史铁生

孙立哲 001

铁生亲自替我写检查交待材料 “万人折”陈情书 促成我的恋爱 挤进一个窑洞 狂妄不羁之举 放浪形骸 恶作剧 你可真敢不要脸啊 从来没治过就敢动刀子 圆明园草丛中 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创立红卫兵 求遍各种神医庸医巫医怪医 穷困潦倒 母亲积郁成疾 大出血去世 遭受无数白眼 今天是“造反”时代 同类相残 花样百出 副校长被迫抽打校长嘴巴 红卫兵逼他用皮带抽打父亲 同情敌人就是最大犯罪 哪里禁得住青春小子们睾丸素喷发 老师跳入烟囱 自杀身亡 跟着激进同学去抄钱伟长的家 钱伟长一则短文致大祸 株连全家二十五年 教授夫人惨遭刑讯 以主义的名义 焚毁书籍 字画 唱片 领带 西装 丝头巾……《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原型 “血统论”甚嚣尘上 每个班都发现“反动学生” 各班“红五类”殴打“黑五类”同学 铁生深为佩服——品学兼优顶尖学生——郑光召连续惨遭毒打 没有爱和法律 每个人都能成为法西斯 铁生的终生心灵之友 “文革”造就畸形儿 人的血都是红的 亲见一种极权病根 消灭幼儿的天真 男女界限是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水岭 好在没人揭发我和史铁生偷看裸体画 我让你不老实! 史铁生与“黑五类”只隔一张薄纸 血统中的颜色也许更“黑” 去吧 跪在地里等着挨打 枪声沉闷之极 奶奶主动“自我遣返” 一起看大字报 听批判会 辩论会 一起偷书 “逍遥” 逃过一劫 姥爷是个抗日的英雄 我最怕“美人计” 青春在手 未来路在何方?

弦断之夜

何 东 058

开颅手术 做还是不做 孙立哲越洋电话:不惜代价 不问结果去抢救 求救电话绕了大半个地球 群发所有插队旧友:我的终身挚友著名作家史铁生 因急性脑硬膜下出血 现在朝阳医院抢救……我现在美国 希望你们即刻关注 两侧瞳孔都已放大 妻子最尴尬的选择 全身剧烈折腾 尽管大脑溢血持续恶化 周围一切他全都“知道” 灵魂对灵魂的相爱 此时此刻 难道不比没有得到爱情更痛苦吗? 铁生 千万要挺住啊 捐献器官被摘除之后 你相信灵魂和转世吗?

透析生命

阎阳生 070

铁生:我爷爷是大地主 姥爷是国民党的涿州县党部书记长 五几年镇反时被枪毙 清华附中情结就是精英情结 红卫兵的事——我们这一代人要给后人一个诚实交代和诚实疑问 中国人连忏悔都说“你为什么不忏悔?!” 我们所受教育中缺失的东西就是善良 我比别人更有理由不活着 终极价值是什么 人就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另类 性想象力丰富的人艺术想象力应该很强 才子多情嘛 人们否定性的多向性是一个谎言 一切欲望是人的基本能量啊

青春小子

陈 冲 080

初识铁生印象:一撇小胡子 含蓄而迷糊的眼 狡猾的微笑 起哄诈唬而又胆虚 吓得夺路而逃 慌不择路 “文革”开始了 清华“臭老九”的孩子们 爹妈都靠了边 臭味相投 厮混一处 迷迷糊糊去了延安地区 性知识启蒙者 四男二女结伴西行 有吃有喝没车票 哥们儿玩的是心跳 青春小子正刁顽 逛罢西安逛华山 劈山救母绝处风雨交加 周身裹满麻袋片 乞得残羹度饥寒 少女春心 情爱示范课 大闹军分区 满腹油肉 披衣拄杖扮穷酸 包吃包喝包旅馆 荒歌野调

绝地自拔

李子壮 091

你敢在神脑上砍 要脑疼呢 写作初期 环境不大宽松 常用拟畜笔

法 关家庄闹“鬼”了 那密成不祥之地 突然摸到一条人腿 有一点“红卫兵病” 史铁生大怒 十八岁男人朦胧隐蔽的爱恋被当做笑料 是非常伤自尊的事情 她痛心疾首地说史铁生学坏了 “爱情是主流 反爱情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绘画名声大震 为了香香的杂面条 干了 “河边无青草 不用多嘴驴” 数次试图轻生 这不是纪念碑 是里程表 如果没有与H相恋 史铁生很可能垮(疯)掉 绝地再生

爱神之子

李燕琨 108

史铁生:写作是为了漂泊不定的灵魂找到一个不再恐惧的家 只有爱是唯一的救赎 遗书:我们是相爱的 他没有错 死是我自己的选择 上帝就在我的心中 日益丰盈的情感金库 心魂不能容忍对心魂的简化 史铁生:我害怕这爱情的未来 爱情遭遇世俗 爱是铭心刻骨的 扭曲的灵魂也有爱的踪迹

我的朋友史铁生

徐 晓 116

我们这一代人是多么孤独 地坛充斥苍凉 伤感的自然气息 铁生放弃英文 开始写作 寒碜小屋只有六七平米 铁生妈妈显得非常年轻 四处奔波 为病危母亲寻找起死回生的药 日复一日在鸭蛋上画仕女 每月挣十几元贴补家用 尿毒症威胁生命 肌肉萎缩 前景是败血症 灿烂的笑中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对文学迷恋远不如对吃的迷恋更甚 嗜吃杂七杂八的红白下水 蹄子 脑子 不管猪的 牛的 羊的 死的应该是我 不应该是她 悟出了佛性 禅性 那次轻生经历 没人知道真相 人只有在绝境中才能找到出路

感念几事

陈徒手 126

最难忘的史家温馨一景 郑义不屑一顾说“真没劲” 我们几个就傻了 眷恋貌似破败旧园中的京城民间风味 《务虚笔记》录有这一片胡同最准确的地理描绘 随造反人流跑到混乱的贺龙元帅府 年纪轻轻地遁入空门 一定有故事 陈宵晗:我的名字是作家史铁生伯伯起的 史铁生:宵晗 天快亮的意思 珍重的生命嘱托 铁生与朋友们中国式情义感天泣地 这位民间思想家能“骂”得铁生俯首帖耳 陈希米的出现 是铁生住院期间最为耀眼亮点

心中藏之 何日忘之

柳 青 137

一声轻声叮咛 竟成托付 铁生说:立哲做手术第一刀 是在自己身上试的 铁生说:立哲没有输液设备 就用大针管连续给病人推四十多

个小时 累得跪在地上 直至瘫倒 立哲遭到关押批斗 铁生写请命平反上诉信 征集到二百多位延安老乡签名 辗转交与胡耀邦 刺痛灵魂 他生命的密码是残疾和爱情 爱情在心魄燃烧 爱情不仅是爱与性 根本是对生活的态度

高山流水 四海神游

刘瑞虎 143

我们都有在牛鞭上拴个麻袋片 再挟本书 吆喝着牛进山的感觉 斗牛是一种不道德的较量 读出西方人的独立性格和自主精神 你是属于你自己吗? 喜欢教堂 “国破山河在 还在吗?” 农民情结 遥远的清平湾更加遥远了 透析回来 人是软的 没有希米 我早死了 “凡和精神有关的事 都与中国人无缘” 为我们这个“形而下”的民族写就“形而上”篇章

第二辑

我和哥哥

史 岚 165

哥哥病了 我不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病情不见好转 哥哥把鸡蛋羹扔向屋顶 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 哥哥把一整瓶药吞下 疼得打滚 军宣队领导不放妈妈回京照顾哥哥 妈妈躲在草丛中 老树下号啕 自学英语 仕女美不美要看哥哥怎么开眉眼 哥哥给我的零花钱 奶奶走了 你以后就当哥哥的腿吧 单位早就停发妈妈的工资 妈妈突然大口吐血 哥哥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这个家这回真是天塌了 哥哥这次真的不行了吗 哥哥:等我死了 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

永远的背影

史铁桥 175

我一来到世上 就听见教堂钟声 幼年显出绘画天赋 扮成刘 关 张与曹操厮杀 “文革”大串联到过成都 少年读书忧患始 四川全面武斗 追求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脾气变得暴怒无常 多次想自我了断 家境雪上加霜 铁生母亲忧痛成疾而逝 化为血泪的不朽文字 你们是青梅竹马? 1996年秋 二叔因心梗去世 “敝人刑期尚余几何?” 以爱相期 青春有悔 亲验最底层生活

友谊从二十一岁开始

柏晓利 192

那时满脸乡土气未尽 我练习注射的对象就是小史 忘记自杀计划 “何时复我男儿骨” 泌尿系感染 氮质血症 做了膀胱造瘘 你还能活十年 下肢静脉血栓严重 一生八次住进友谊医

院 他讲座题目：《人生就是与困境周旋》泪水不可自抑 “我知道你的心 我怕见了你自己受不了” 一侧瞳孔散大 已经脑疝 一旦钻孔开颅出血不止 最后的道别 他留在博客最后时刻的文章——《我二十一岁那年》

附录 寻找生命意义

柏晓利 205

一个人怎么有尊严地活着 自由意味着缺乏了结构 真正能够享受孤独 我们必须建构生命的意义 但为自己建构的意义是否坚实得足以承担我们的一生 《人生就是与困境周旋》

同 桌

刘 愉 207

经常画小人 阅读大量课外书 面对红卫兵挥舞的皮带质问 眼前情景让我惊呆了 二十名同学为他捐款买车 “我看还有什么灾难来！” 美丽的天使希米

同桌 同队 同灶

姚 建 215

史铁生正在悄悄地哭 谁让他调皮的 男女知青闹得分了灶 先天性脊椎裂 “美人美不美 全仗着我了” 刘易斯非常感动 到京访问期间与他会面

不做中国保尔

樊玲玲 220

他一亮歌喉就使我们惊诧了 “血统论”盛行 一个女生被剃阴阳头 “红五类”男生解下武装带抽她 “出身不好就该打吗？” 知青推磨 跑得比驴还快 史铁生狼狈逃窜 我曾想消灭这堆蛋白质

永不告别

张以童 224

画得酷似 同学们惊叹不绝 “我这个本事终于可以拿来谋生了！” 妻子：“其实他特别脆弱……” 注重生命过程

此生足矣

张铁良 230

男知青唯一消遣就是抽烟 聊大天 对牛唱歌 “这腿他妈的不跟劲呀！” 不喝豆汁儿不算北京人 从此没有离开导尿管 多发性脊椎硬化症 两腿彻底失去知觉 母亲陷入绝望 常常恍惚 他的心情极

坏 像一头困兽 史家的天塌了 不祥的预感

王 者

曹 博 238

史铁生妹妹:铁生不行了 快来见最后一面吧 他已完全丧失意识 脑死 潮式呼吸 不时从喉咙发出粗气 最后的献祭 十六岁时安静 善思 窑洞里 油灯下夜读 崎岖山路 驴车吱吱 载他远去治病 他认为:基督教本质上要通过行动来宣布 信仰和宗教感存在于为真理去作证 去受难 去牺牲的意志中 中国文学的良心

画室里的聚会

邢 仪 241

同去陕北插队 生龙活虎的小伙子 怎么就瘫了 透析期间传染乙肝 丙肝 我身体里的阳气越来越少了 史铁生:也许我们现在就是虚拟的 我白天信基督 晚上信佛 小臂鼓着几个鸡蛋大的青包 这是十几年透析几千针扎的 你每画五六幅就把我们叫来看看 这就是最后的告别 我只是想让我的爱意注入你 或许能给你些能量 像个大男孩儿似的羞涩地涨红了脸

最后的聚会

庞 运 264

“你们又向活体告别来啦?!” 那时饿得前心贴后背 史铁生:我“哐哐”地就吃了 就差没噎着 一顿吃过十五个鸡蛋 《外国民歌二百首》不仅不黄 而且很革命 我们和史铁生的爱情启蒙教师 属于“蔫坏”那种 史铁生弓腰缩脖 绘声绘色 学男知青系着花头巾装女子截汽车 大家笑到捧腹 一身蛤喇肉 大裤裆提到肚脐眼儿以上 老乡不笑时脸上皱纹是白的 听见了遥远的古代 印第安巫师 重返延安时 他面对山村失声痛哭

第三辑

上帝与政治

何怀宏 272

20世纪中国的一面镜子 他的地坛也是天坛 理想的神坛上必须树立起人的平等 一种宗教性的深厚悲悯 同时触及到最高和最低的两端的人 经历长期痛苦而复杂的精神与肉体的磨炼达到这种单纯开朗与纯洁

铁生轶事

陈建功 275

先别去死 再试着活一活看 真没想到 他还有一副肝脏可捐 铁生还捐了脊椎和大脑 史铁生竟是“万民折”发起者之一 左右苍茫时 总也得有条路走 仅仅有着个人救赎的意义吗?

如歌的行板

牛志强 283

铁生是男中音 带点儿磁性 陕北之行 乡亲们都来了 满窑里围得不透风 “心儿家没忘本呢!” 乡亲们送给铁生青豆绿豆黄豆红小豆小米鸡蛋红枣粉条 蓝线线绣图案红线线绣蝴蝶的鞋垫…… 高高的崖畔满是人 史铁生:拦牛老汉给我满山找来药材 乡亲们送上十斤全国粮票 “真正作者是关家庄乡亲们” 不是他选择了文学 是文学选择了他

残疾人史铁生

王安忆 301

似乎犯了一个淘气的错误 周围一切都变得虚张声势了 以心智体验 而不是感官 穿透身体隔阂 用心力去撞击现实 他的真实是由无数超感的玄思组成 更深刻地享有这个世界

孩子和哲人

周国平 304

我的世界荒凉了 众神在你的生日歌唱 对世界怀着孩子般的好奇心 兴趣是纯粹的 哲学慧根深植在天性之中 纯真而有极好直觉 好奇而要探究世界 价值超越诺贝尔和平奖 灵魂是一种牵系 中国人感受出来的全是惨剧 不是悲剧 没有意义 千年也是空无

附录 中国最有灵魂的作家

周国平 312

这个灵魂投进某个凡胎 来到人世间历练 在人的基本困境中寻求拯救之道 灵与肉 生与死 爱与孤独 自我与世界 沉沦与超越 哲学悟性 宗教情怀 在这个灵魂缺席的时代 我们因有铁生而幸运

最具诗性的人

林 莽 314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古老祭坛一片空寂 苍翠林间有一

座铁生坐着轮椅的雕塑多好 以内在 真挚的灵魂追问世界 简单而
卑微的故事 触摸心中最柔软部分 早已参透人的生和死

轮椅上的背影

张守仁 318

沉郁 精练 老辣 颇有鲁迅余风 弥漫着山沟沟里的地气 隽语警句
随处可见 请费心把我抬稳 躲开哀悼 挽联 黑纱和花篮 “文革”
禁书时期 参与放风 偷书 暗恋之苦 难以排遣 弥留之际 他挣
扎着挨到取器官的医生到来 以使自己器官鲜活 人们追求真善美
情操的火种 仍在传递 暗燃 蔓延

白色的鸟 蓝色的湖

张海迪 322

黄土高坡 九曲十八弯的黄河 窑洞 窗花 石磨 你究竟惧怕什
么 直面残疾与性的勇气 揭示人类内心深层奥秘 换肾已经很艰
难了 活着需有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 你一定要去美国看看

精神猎手

甘铁生 328

我们都给《今天》写过稿子 我怎能以死相报 痛楚是深入骨髓且
终身不移的 本人嗜书如命 概不外借 烦请免开尊口 郦英……因
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于命运的馈赠 史铁生：“干这种狗差事 算什嘛
东西！” 地下文学 莫须有的“第四国际”案子 禁锢思想时代的
先知先觉 少诚之风才是悟者之途吧 以我生日的名义

那幅孩童时代的照片

刘孝存 336

两个孩童时代照片的合影 金子般的心面对蕃萝卜 我选择爱
情 互相敞开心灵 为爱所独具 艺术是为了探索全人类面对的迷
茫而艰难的路 叙述苦难乃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沉思 没有自命圣
洁的炫耀 追溯爱情本源 探寻爱情真谛和意义

轮椅哲人

解玺璋 343

疗救灵魂的祈盼 两三年里积累“碎笔”竟有二百四十三则 孤单
中祈祷 破碎处眺望 每次做完透析 脑子特别清醒 我的灵魂要穷
尽可能的领域 为大洋彼岸的知音感动 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 为
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智力的绝境

现实关怀

王克明 352

身份只是待业青年 所有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 爱是根本的希望 声音的形体 民主的根本并不是制度 而是文化 《我们忏悔》 农民的家具只是一张端饭的木盘 拯救我们的灵魂 谦恭地为芸芸众生发问

三十年的追思

章德宁 360

几难觉察的感伤 突入生命真相的犀利 洞察时弊 世弊 画一彩蛋 能挣几分抑或几毛 自制简陋轮椅 材料是自行车轮 废弃窗框…… 不幸时代真正伟大的母亲 贫病交加中去了 时年四十八岁 连车带人抬上鱼雷快艇 深远温馨中的侠义 苍苍予鉴 拒绝自我放逐 上帝派来天使与他相知相许 担当汉语的疼痛 创造 天良与高贵 张辛欣：“我珍惜他最后的也是唯一为我写的每一个字。”

语录铁生和诘问铁生

陆晓娅 365

“黑暗的心流”中苦苦挣扎 上下求索 没完诘问 精神世界探险 早有一颗种子等待发芽 不等于性的爱情是什么 性不能代替的爱情是什么 人性与神性 向生命的存在提问 给世界带来有价值的思考和启迪 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

再读史铁生

石 默 368

人只是一具偶然的肉身 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 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 高贵品质能让冰封的大地改变形态 这就是进化 不曾皈依宗教 作品却有浓重的宗教色彩 可惜我们文化中没有培植对宗教精神的虔诚 不咄咄逼人 不控诉 不失态 但却是有力的 史铁生：爱 我自以为这就是宗教精神的本意 救赎之路

岁月留痕

鄂复明 378

孤独的精神之旅 人类永远无解的陷阱 参加我的葬礼正好 母亲去世时 尚无找到谋生的路 父亲猝然辞世 浸垮了铁生心灵的堤坝 终于大哭一场 积蓄了数十年的哀痛 父母连户口都被迁往云南 老人毕生的伤痛

铁生大哥 我的小路

宗 颖 383

透析很贵 一年十多万 无底洞一样 只靠微薄稿费和节衣缩食 终于能帮铁生大哥解决老大的难题了 一个诚恳执著地硬要给 一个诚恳执著地硬不要 让他收下这笔钱绝无可能 金钱遇到了高贵的灵魂 食指:想起铁生离去就彻夜难眠 嗜书如命的他真的早就忘了吗 最贵重的生命礼物 知青时髦歌 他的歌声圆润浑厚 “不能和他唱歌了……”

人杰地灵

梁向阳 395

先后两万八千名知青到延安地区插队 文出两川 武看三边 史铁生:《悼路遥》 “文革”属逍遥一派 三分虔诚 七分好奇 插队三年 双腿忽然瘫痪 所憾者母亲先此二年去世 未能博她一笑或给她一点点安慰 诚心诚意地漂泊

高贵的猜想

谢侯之 402

“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突然就一股巨酸 巨烫 山崩地裂的 人一下子佝偻过来 然后四十度高烧 浑身大抖 连着好几小时筛糠 特恐怖 在思之所极的空茫处 这便是信仰了 无需实证却可以坚守 请费心将我抬稳

永远的印象

李鸿桂 408

他们是我亲见的感情最好的一对夫妻 最牛五十奶 千年也风流 记住:永远都不要嘲笑恋爱中的人

尺牍寄语

王耀平 411

生日礼物 已经没有自主呼吸了 铁生:“我好像是一个外星人,把我送到这个世界受苦六十年……” 终于周游美国 生活太规律了

录音师打出完美的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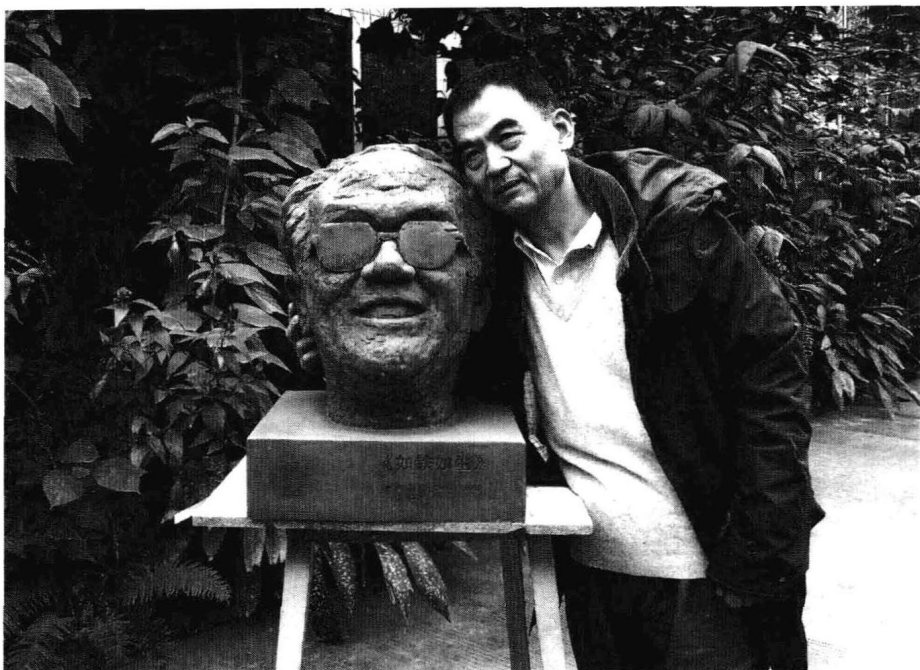
穆中华 417

一个本真的史铁生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第一辑

想念史铁生

孙立哲



孙立哲与史铁生雕像深情相拥

雕像《如铁如生》作者 赵莉

我和史铁生是清华附中初中同学。同是1951年出生，他1月4日出生，属虎。我11月11日出生，属兔，比铁生差不多小一岁。

我们共同经历了1966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们于1969年1月13日一起去陕北延安插队，住在延川县清平川的关家庄。他教我针灸给老乡治病。1971年9月，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后来下身瘫痪。我留在乡下继续当“赤脚医生”。1977年，我患肝坏死，住在铁生家养病一年多，朝夕相处，相依为命。1978年，我作为“四人帮流毒”被拉回延安接

孙立哲·想念史铁生



受批判，铁生亲自替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摇着轮椅四处求人援救。最后与作家柳青、画家靳之林、知青杨志群、王立德、邵明路、刘亚岸等上书胡耀邦等领导，递交陕北老乡的“万人折”陈情书，把我“捞”回北京。我继续和他一起住在雍和宫26号小平房里，直到1979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外科研究生。随后，他促成我与吴北玲的恋爱，我们终于1981年结婚。我和北玲分别于1981和1982年出国留学。1991年，北玲因晚期癌症，肝、骨等处等发生转移，从美国回京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最终脊柱病理性骨折，下身瘫痪。铁生联系方舒等文学艺术界朋友寻医问药找气功大师等设法挽救。北玲于1992年去世后，我正式回国开办公司，铁生帮我给新公司起名字。1997年，我和刘瑞虎带铁生夫妇及几个老同学到美国游玩，开一辆大型房车从洛杉矶到纽约横跨美国十几个州。回国之后，铁生肾功能即告全面衰竭，1998年开始每周三次血液透析。这些年经常约三五好友找铁生聚会聊天，大多是陕北“插友”和同学、发小。上次见面是2010年秋天，带延安“老插”纪子英和女儿杨霁一起去，并外出吃饭。杨霁在十年前上中学时读了《我与地坛》，一直盼望能与铁生见面，愿望终于满足。铁生送给她一本《务虚笔记》。

铁生在小说《务虚笔记》中描写小时候见过的一个大房子。进去看，阶厅壁廊走得曲折，随手推开一扇扇门，装饰与气象各异，给人印象迥然不同。门后藏着阴差阳错的机缘巧合。不止一次，我面对着铁生，有时也对着我的爱人，暗自想：你是谁？从哪里来？我以前并不认识你，怎么就成了好朋友？怎么就成了夫妻？……路走得多了，人走得老了，心走得累了，思想慢慢生出感悟，答案逐渐变得明朗。人生就是被这些命定的偶然连接成路途，路途上景象万千，路途中遭遇别的人生；路途前歧路如麻，交织成个人命运的奇妙与独特，演绎出幸运与悲剧、苦难与精彩。

巧合就是命运。命运为我和史铁生在同一天推开清华附中的校门，学校注册表格在这一天把我们的身份从小学生定义成初中生。人生际遇从此为我们展开了四十多年的相识、相知、友情与交融。

我以为，朋友泛指人生路途中的同行者，说到底是指某种关系，是孤独的我面对社会生存必然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也许有四种境界：相识是相互观察，你是你，我是我，心中还藏着恐惧，存着戒备；相知是指打破盔甲，袒露内心，在动机和价值观上达到相互认同、相互包容；友情是我在困境和苦难中无处可逃，你抢过身来拉住我大声说：别怕，还有我呢；交融是你定义了我的存在，你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说你流在我的血液里。有时候，我心里明明想着你，念叨的却尽是我自己的事情。

初识史铁生

清华附中，顾名思义，是为方便清华大学教职员子弟就近入学设立的一所中学，建在清华校内，原名成志中学，历史追溯至1915年。学生曾经全部走读。

上午，同学们下了课，三五成群结队回家，吃了饭眯个午觉，再走回教室修下午的课，不用急，一准儿赶得上。高手们算得精准，常常踩着铃声走进教室。清华园离北京市中心的前门或西单牌楼有几十里路。五六十年代交通不便，进一趟城要先走土路到郊区汽车站，等半小时坐上一趟公共汽车，和马车三轮车自行车一起把狭窄的柏油马路拧成麻花，到北太平庄或平安里车站换车，无论怎么运气，也得两个来小时才能到城里。因此，虽然听说城里有历史悠久更传承洋派的名牌中学，对于我们这些偏安清华一隅的小学生们却是可闻而不可及，可羡慕却无法体验。名震北京的男四中、师大女附中等名校如清华荷花池中的莲花，香远溢清，只可远观焉。比如，我在“小升初”报考学校时，第一志愿是清华附中，第二和第三志愿分别是北大附中和人大附中，离家不远，都在郊区海淀。



“文革”初期，史铁生（右二）和清华附中的同学们在教学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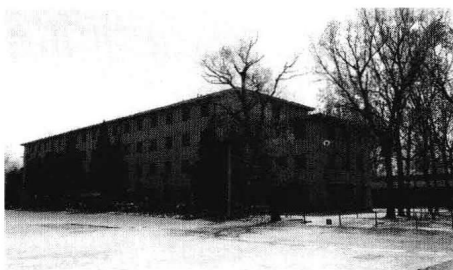


史铁生是城里王大人胡同小学千里挑一的顶尖学生，三道杠的大队长袖标在臂膀上戴了好几年。这骄人的成绩既培育和巩固着铁生的自尊心，也鼓舞着父母对儿子的期望。他家住城里北新桥附近，汽车电车四通八达，可以选择的城里中学名校很多，为什么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附中呢？

这也许要从清华附中60年代正经历着的巨变说起。1960年，清华附中在清华北墙外约半里路的一大片稻田上盖起了新楼房，在原有的初中基础上建立了高中部，校舍搬到了大学校外。六层的教学主楼撑着一身钢筋混凝土骨骼，按苏式超高举架设计建造，在周边大片农田映衬下，显得高大威武，像是羊群中闯进了一头大象，逼得众目仰视。主楼宽大的门庭前伸展出来一个标准的运动场，细细碎石铺成的外周跑道上，画着白色分隔线，两侧有跳高和跳远用的沙坑，可以开展所有的田径运动，也可以踢全场足球。穿过大操场是一座四层的学生宿舍楼，位于主楼正门左前方。宿舍楼西、南两侧，分别是两组篮球场和排球场。



20世纪60年代初，清华附中的同学在做广播体操。



20世纪60年代初，清华附中的学生宿舍楼。

在“又红又专”的办学思想引领下，清华大学派来了万邦儒先生担任附中校长。万校长锐意实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招生面向全北京，一时声名鹊起。60年代，越来越多市内学生报考清华附中，录取分数线扶摇直上，其势头之猛已经盖过101中学，比肩男四中。后来又通过考试在高二年级设立了两个清华大学预科班。把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的优选生源与毕业分配的去向串成“一条龙”供应链，在人们的想象空间里打通了一条成为“红色工程师”的绿色通道。

史铁生家与清华有缘分。铁生在奶奶家长大。奶奶带着铁生的父亲和两个弟兄三家人合住一个四合院——北京草厂胡同39号，三世同堂。铁生的大爷史耀增，1951年1月份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全家庆贺；史铁生正好在这个月出生，双喜临门。孩子们吃、住、玩儿、念书等都在一起。堂兄妹之间，按一家人实行大排行，铁生是父母所生老大，大排行老三。铁生的父亲史耀琛排行老二，没考上清华，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毕业后曾

去东北,辗转回京。铁生母亲在北京林学院工作。林学院和清华隔一条马路,对面的清华大学里收藏着父母的梦。

清华大学建在北京郊区一个老王府中,教工寓所、教学楼宇和学生宿舍都被围墙圈起,有如一座小城,人称“清华园”。里面不仅有修表铺、理发店、公共浴室、食堂和合作社商店等全套生活设施,还有古趣盎然的亭台楼阁。例如大学领导中枢设在“工字厅”,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的王爷府邸,坐北朝南两进大院加上厢房院,组成“工”字形。二进院正房是贵宾接待室,两侧是校长的办公室,北面窗下是一汪清湖,合称为“水木清华”。



水木清华

我和铁生的生长环境不同。我出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一座洋式的小别墅里,该别墅原是为美国派来的教授建造的,美国教授走了以后,每栋一分为二,住进两个中国教授家庭。父亲是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母亲在建筑系当排课的职员。我家在1961年搬进一座新盖的五层大楼,17公寓,加上同时建成的15公寓和16公寓,合称“教授楼”。两居室或三居室内大多住着教授,也有少量大学中层干部。同楼邻居里有好几个清华附中同学,男生除了同年级的莫京和方胜,还有高年级的陈小悦和低年级的张铁良、庞诤等,后来一起在陕北插队。我长在清华园内,能当清华的导游,吹牛有底气。自从学会走路开始,知了、蜗牛、马蜂窝、蜻蜓和玩伴们引领我趟过几乎每一条大路小道、每一片草丛树林、每一个操场运动场和每一池河湖水塘。跑电报、捉迷藏、玩打铍、扇洋画、看演出、下围棋、弹玻璃球、焊收音